

AGATHA CHRISTIE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葬礼之后

杨恒达 / 秦启越 / 译 · 贵州人民出版社



葬礼之后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杨恒达 秦启越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 22-1996-001 号



葬礼之后

AFTER THE FUNERAL

Copyright Agatha Christie Mallowan 19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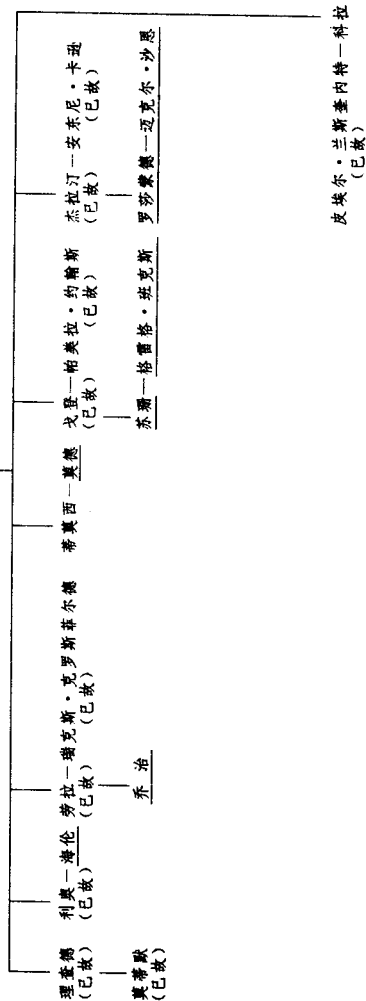
原 作：〔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 者：杨恒达 秦启越
责任编辑：陈继光
装帧策划：邹 刚 莫贵阳
版式设计：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联系人：莫贵阳 邹 刚
社 址：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0851) 6828570
邮 编：550004
经 销：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213 千字
印 张：9.875
印 数：1-10000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4703-0/I·1037
定 价：21.00 元

黔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黔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艾伯内西家族图

(划线者为理查德·艾伯内西葬礼时的在场者)

科尼利厄斯·艾伯内西——科拉里·巴辛顿



第一章

1

老兰斯科姆步履蹒跚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把百叶窗拉上去。他时不时地眯紧浑浊湿润的眼睛，注视着窗外。

他们很快就会从葬礼上回来。他拖着脚，走得快了一点。窗户是那么多。

恩德比大宅是一座巨大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房子，根据哥特式风格建造而成。每个房间里的窗帘面料都是已经褪色的华丽的锦缎或天鹅绒。一些墙壁上仍然挂着褪色的丝绸。在绿色的客厅里，这个年老的管家瞥了一眼壁炉台上方科尼利厄斯·艾伯内西的肖像，恩德比大宅就是为他建造的。科尼利厄斯·艾伯内西棕色的胡须咄咄逼人地向前伸出，他的手放在一个地球仪上，这究竟是由于被画像人的要求，还是出于画家方面某种具有象征意味的想法，无人知

道。

这是一个相貌强悍的绅士，老兰斯科姆总是这样想；他很高兴自己和这个人从未有过什么接触。理查德先生才是他的主人。他可是一个好主人。虽然医生照料了他一小段时间，但他还是猝然离世了。唉，年轻的莫蒂默先生的死给主人的打击太大，他再没能从中恢复过来。老人一面摇头，一面匆忙穿过通往“白闺房”的门。太可怕了，真是一个灾难。这样一个优秀、正直的年轻绅士，身体那么强壮、健康，竟然死了。你绝对想不到这样的事会发生在他身上。真是可怜，太可怜了。还有，戈登先生死在战场上。倒霉事一个接一个。现在的事情就是这样。太让主人难以承受了。而在一个星期前，他还是好好的。

“白闺房”里的第三个百叶窗竟然拉不上去。它伸上去一点，却卡住不动了。弹簧不行了——就是这样——这些百叶窗太旧了，就像房子里所有别的东西一样。现在你无法让人来修理这些旧东西。太老式啦，他们会这样说，一面愚蠢而傲慢地摇摇头——好像这些旧东西竟然不是远比那些新东西要强得多哩！而他却可以告诉他们旧东西强得多！那些新东西多半都是劣质品——一到你手中就碎成片了。材料不好，做工也不行。哦，是的，他可以告诉他们这一点。

除非他拿梯凳来，要不然就拿这个百叶窗毫无办法了。现在他不大喜欢爬梯凳了，那让他感到头晕目眩。无论如何，现在先不管这个百叶窗了。没关系，因为“白闺房”的朝向并不在房子的正面，他们坐车从葬礼上回来时是看不到它的——而且现在这个房间似乎也从来没人用。这本是一

个供女人用的房间，可恩德比很长时间没有一个女人了。莫蒂默先生还没有结婚，真是遗憾。他总是到挪威去钓鱼，到苏格兰去打猎，到瑞士去进行那些冬季运动，却不娶一个漂亮的女士，安心呆在家里，看孩子们在房子周围跑来跑去。房子里已很久没有小孩了。

兰斯科姆绵延不断的思维转回到以前的一段时光上去，它栩栩如生，历历在目——比最近二十年要清楚得多啦。这二十年里什么都是模模糊糊，混沌不清，他实在是记不起那些来来往往的人，记不起他们长什么模样。但那些旧时光他却记得很清楚。

对那些年轻的弟弟妹妹，理查德先生更像是一个父亲。在他二十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马上努力投入到工作上去，每天准时得就像一块钟表；他操持家务，一切都做得尽可能大手大脚。他们一家人过得快快乐乐，所有的孩子慢慢长大。当然，也免不了时不时的打架和吵嘴，这时那些保姆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那些保姆真是些懦弱不堪的东西，兰斯科姆总是很鄙视她们。年轻的小姐们很活泼。杰拉拉丁小姐更是如此。科拉小姐也不例外，尽管她的年纪要小得多。现在利奥先生去世了，劳拉小姐也不在了。蒂莫西先生又是那样一个令人悲哀的病人。杰拉拉丁小姐远在国内的某个地方奄奄一息。戈登先生死在战场上。理查德先生年纪虽然最大，但在他们中间却是最强壮的。他比他们活得更长——但还不太确切，因为蒂莫西先生还活着，小科拉小姐则嫁给了一个令人不快的搞艺术的家伙。上次见她已经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当年她跟着那个家伙走时，还是一个年

轻漂亮的姑娘，而现在他却几乎认不出她了。她长得如此壮实——还穿着那样一身附庸风雅的衣服！她丈夫是一个法国人，或者说差不多是一个法国人吧——同他们当中的一个人结婚是不会有有什么好结果的！但科拉小姐总是有点——怎么说呢，有点傻气，就像你会说一个农村姑娘那样，一个家庭里总会有这样的人。

她清楚地记得他，“噢，你是兰斯科姆！”她说道，见到他似乎很高兴。咳，以前他们都很喜欢他，家里举行宴会时，他们就会溜到食品储藏室里来，当果冻和俄式奶油布丁从餐厅拿来的时候，他就给他们吃。以前他们都认识老兰斯科姆，现在却几乎没有谁能记起他了。更年轻的一代他从来没有印象，而他们也只是把他看作一个在他们家里生活了很长时间的管家。许多的陌生人，当他们所有人都到这里来参加葬礼的时候他这样想道——而且是一大帮让人看着不舒服的陌生人！

但利奥夫人除外——她与众不同。自从与利奥先生结婚后，她和利奥先生时不时地回来一趟。利奥夫人是一个好淑女——一个真正的淑女。她衣着得体，发式齐整，一切恰如其分。主人一直都很喜欢她。遗憾的是她和利奥先生从没有过孩子……

兰斯科姆突然惊醒过来；还有那么多事要做，他却站在这里缅怀过去的时光，这是干什么？一楼的百叶窗都拉好了，他已让珍妮特到楼上去把卧室整理好。他和珍妮特以及厨师去教堂参加了葬礼，但没去火葬场，而是驾车回来，把百叶窗拉上去，再把午餐准备好。午餐当然只能是冷餐了。

火腿、鸡肉、舌头和沙拉，接下来是冷柠檬蛋奶酥和苹果馅饼。首先要上热汤——他最好还是过去看看，让马乔里准备好随时可上，因为过不了一两分钟，他们肯定就会回来了。

兰斯科姆在房间里拖着脚跟快步走了起来。他漠然的眼光心不在焉地扫过壁炉台上方的肖像——这是和绿色客厅里那幅肖像配套的一幅画。画很漂亮，画的是白色的绸缎和珍珠，而它们裹在中间的那个人倒是让人没什么印象。她面容柔和，嘴唇像玫瑰花苞一样，头发从中间分开来。这是一个端庄而又谦恭的女人。科尼利厄斯·艾伯内西夫人唯一真正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她的名字——科拉利^①。

自最初问世以后六十多年来，科拉尔鸡眼膏和相关的“科拉尔”足疗制剂经久不衰。要说科拉尔鸡眼膏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倒也说不上——可它们却得到了公众的喜爱。靠着科拉尔鸡眼膏的一份家底，这座新哥特式的豪华大宅建成了，它拥有好几英亩土地的花园；还有支付7个儿子女儿们的花销的钱；也让理查德·艾伯内西三天前作为一个非常富有的人死去。

2

兰斯科姆往厨房里看一眼，想要告诫一番，却遭到厨子马乔里的怒责。马乔里很年轻，只有二十七岁，远不是兰斯

^① 科拉利(Coralie)与下文“科拉尔”(Coral)是同一词根，故而使人感觉到两者有某种联系。——译注。

科姆心目中一个规规矩矩的厨子，老是惹他生气。她不够端庄，对他兰斯科姆的地位连应有的尊重都没有。她经常把这座房子称为“一座真正的旧陵墓”，并且抱怨厨房、洗涤室、食品储藏室的空间太大，说“要把它们走一遍得花上一天的时间”。她到恩德比已有两年了，呆下来只是因为首先这儿报酬丰厚，其次艾伯内西先生也真是欣赏她的烹饪。她手艺不错。珍妮特站在厨房的桌子边，正在喝着一杯茶，提提神。她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仆，虽然也喜欢经常尖刻地和兰斯科姆吵吵嘴，但在反对以马乔里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时，她总是和兰斯科姆联合起来。厨房里的第四个人是杰克斯夫人，什么地方缺少人手时，她就“进来”帮上一把；这次葬礼她觉得蛮不错。

“真是漂亮呀。”她一面说，一面有教养地吸吸鼻子，给茶杯添满水，“十九辆汽车，教堂里挤得满满的，念起了祭献经文，我想这葬礼真是搞得漂亮。天气也很好。咳，亲爱的艾伯内西先生真可怜，世界上像他这样的人可不多了。谁都尊敬他。”

这时传来一阵喇叭声和一辆汽车驶入门前车道的声音。杰克斯夫人放下茶杯叫喊道：“他们回来了。”

马乔里把盛满奶油鸡汤的大平底锅下面的煤气开大。那个维多利亚时代辉煌气派的大炉灶冷冷地矗立着没有人用，就像一个纪念过去的祭坛。

汽车一辆接一辆地驶进来，身着黑装的人们从车里出来，犹豫不决地走过厅堂，来到绿色的大客厅。钢制的大壁炉里的火在燃烧，迎着秋日最初的寒意，也是出于抵挡因

参加葬礼而感到的进一步寒冷的考虑。

兰斯科姆手里拿着银制托盘走进客厅，给他们上几杯雪利酒。

古老而受人尊敬的“恩特威斯尔与博勒德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恩特威斯尔先生正背对壁炉站着取暖。他接受了一杯雪利酒，以一个精明的律师的眼光把周围的人打量了一番。这些人当中他并非和每个人都有过交往，可以说，他必须把他们分辨清楚。在去参加葬礼前曾有过一番介绍，但当时只能小声进行，而且草草了事。

恩特威斯尔先生首先对老兰斯科姆作出估价，他暗自想道，“这个可怜的老家伙是越来越衰弱了——快奔九十了吧，我想。嗯，他可以得到那笔不错的小小年金。他可不用担心什么。那么忠心耿耿的一个人。如今再没有这种老式的服侍了。现在那些帮着干家务活和照看孩子的人，全他妈的是见鬼！真是一个令人悲哀的世界。也许，可怜的理查德死得早一点也不必遗憾。世上并没有许多值得他活着的东西。”

对七十二岁的恩特威斯尔先生来说，理查德·艾伯内西享年六十八岁定然不能算是寿终正寝了。恩特威斯尔先生两年前从繁忙的商务中退了出来，但他是理查德·艾伯内西指定的遗嘱执行人和他时间最长的委托人之一，同时还是理查德的一个私人朋友，为此他才赶到北方来。

他私下里考虑着遗嘱的条款，在心里面把这一家人评价了一番。

利奥的夫人海伦他自然是很熟悉的。她是一个很有魅

力的女人，恩特威斯尔先生对她既喜爱又尊敬。她站在一个窗户外，他目带赞许地看着她。黑色的衣服很适合她。她的身段保养得很好。他喜欢她轮廓鲜明的面容，双鬓后垂下来的充满弹性的灰白色头发，还有那曾被比做矢车菊的、现在仍然是一片湛蓝的双眸。

海伦现在多大年纪了？大概五十一二吧，他想到。奇怪的是在利奥死后她再未结婚。一个有魅力的女人。噢，他们俩也算是忠贞不二了。

他的目光转向蒂莫西夫人。他从未怎么了解她。她不适合穿黑色的衣服——她应该穿乡村花呢子衣服。一个看起来很能干很通情达理的大块头女人。她一直是蒂莫西忠诚的好妻子。照料他的健康，对他十分体贴关心——也许体贴关心得都有点过头了。蒂莫西是不是真的有什么问题？恩特威斯尔先生怀疑他只是个疑病患者。理查德·艾伯内西也有这样的怀疑。“当然，小时候他的肺部就不好，”他说，“但现在我可认为他的病有多重。”不错，谁都会有某种嗜好。蒂莫西的嗜好就是把全部心思放在了他自己的健康上。蒂姆^①夫人是不是上当受骗了？或许不是——但女人是绝对不会承认那种事的。蒂莫西肯定过得相当不错。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挥霍无度的人。但额外的花费总是免不了——在什么都征税的今天更是如此。战争爆发后他可能不得不把生活标准降低了许多。

恩特威斯尔的注意力转向劳拉的儿子乔治·克罗斯菲

① 蒂莫西的昵称。——译注。

尔德。劳拉嫁的是那样一种靠不住的家伙。谁都不太了解他。他自称是证券经纪人。年轻的乔治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那家事务所声誉平平。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但有点喜欢耍花招。他奢侈浪费，挥霍无度。劳拉在他身上的花费真是愚蠢透顶。五年前她死时，几乎没留下什么东西。她是一个漂亮而浪漫的姑娘，但没有金钱观念。

恩特威斯尔先生的目光从乔治·克罗斯菲尔德身上移开。那两个姑娘谁是谁呢？噢，对了，那个是罗莎蒙德——杰拉尔丁的女儿，她正看着孔雀石桌子上的蜡花。一个漂亮的姑娘，很漂亮，实际上——更应该说一脸傻相。她是演戏的。在保留剧目轮演剧团或诸如此类的乱七八糟的机构工作。她嫁的也是一个演员。一个漂亮的家伙。“而且他也知道自己长得漂亮。”恩特威斯尔先生想道，他对演戏这门职业抱有偏见。“倒很想知道他有什么一种背景，又是从哪儿来的。”

他不满地看着迈克尔·沙恩。沙恩一头金色的头发，神情憔悴而富有魅力。

再看看苏珊，戈登的女儿，她在舞台上的表演要比罗莎蒙德强多了。苏珊更有个性。在日常生活中她的个性或许表现得稍微过分了点。因为挨得很近，恩特威斯尔先生只是暗地里打量她。黑头发；淡褐色——几乎是金黄色——的眼睛；紧闭的诱人的嘴唇。她刚嫁的丈夫站在她身旁——恩特威斯尔先生知道他是一个药剂师助理。没错，就是一个药剂师助理！在恩特威斯尔先生的信条中，姑娘们是不能嫁给那些在柜台后服务的年轻男人的。但现在就是这样，她们谁都

可以嫁！那个年轻人有一张说不出什么特征的苍白的脸，一头浅黄灰色的头发，他显得非常局促不安。恩特威斯尔先生感到有些奇怪，但也宽厚地认定那是因为他见到妻子那么多亲属而感到紧张的缘故。

恩特威斯尔先生最后打量的一个人是科拉·兰斯奎内特。这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科拉·兰斯奎内特显然是这一家里最后才让人想到的人。她是理查德最小的妹妹，她出生时母亲都快五十岁了，那个温顺的女人没能活着见到所怀的第十个孩子（有三个孩子在襁褓中就死掉了）。可怜的小科拉！应该说她一生，都是一个令人难堪的人，她长得高大笨拙，一些最好不要说出来的话她总是脱口而出。哥哥姐姐们全都对她很好，他们为她补偿各种缺陷，替她掩盖社交场合中的错误。谁都没有想到科拉会结婚。她不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姑娘，和年轻男人约会时相当明显的友好表示总是让他们有些惊恐地望而却步。再接下来，恩特威斯尔先生想道，就要说到兰斯奎内特了——皮埃尔·兰斯奎内特。他有一半的法国血统。科拉是在一所艺术学校里遇到他的。科拉在这所学校里上的是非常适合于她的花卉水彩画课，但不知什么原因她上起了人体写生课，在那里她遇到了皮埃尔·兰斯奎内特，她回家就宣布自己打算嫁给他。理查德·艾伯内西对此坚决反对——他不喜欢自己从皮埃尔·兰斯奎内特身上看出的一切，并且怀疑那个年轻人真正寻求的只是一个富有的妻子。但就在他对兰斯奎内特的经历略加调查时，科拉却和那个家伙私奔了，并且立即和他结了婚。他们在布列塔尼、康沃尔以及其他画家惯常去的地方度

过了婚后大多数的日子。兰斯奎内特是一个很蹩脚的画家，而且根据各种流传的说法，他也不是一个很正派的人，但科拉对他一直很忠诚，并且从未原谅家人对他的态度。理查德很大度地给年轻的妹妹留了一笔津贴，恩特威斯尔先生相信他们正是靠这笔津贴过活的。他怀疑兰斯奎内特从未挣到过任何钱。兰斯奎内特肯定在十二年前或更早以前就死了，恩特威斯尔先生想道。现在他的遗孀身段变得像靠垫一样，穿着有一条条装饰物和黑珠子穗边的带点艺术性的黑色服装，又回到了她少女时代的家里；她走来走去，东摸摸，西碰碰，回忆起某些孩提时代的往事便高兴地叫起来。对于哥哥的去世，她没有什么假装出来的悲痛。但恩特威斯尔先生随即想到，科拉从来都不装假。

兰斯科姆再次走进客厅，用很适合此时情景的柔和的声调低声说道：

“午餐准备好了。”

第 二 章

在用过可口的鸡汤和各种冷餐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高级夏布利白葡萄酒以后，葬礼后的气氛变得轻松愉快起来。没有人因为理查德·艾伯内西的死而真正感到万分悲痛，因为谁都和他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在这之前他们举止得体，行为节制（只有无拘无束的科拉除外，她显然是过得很开心），但现在礼仪已经结束，应该可以进行正常的谈话了。恩特威斯尔先生很鼓励这种态度。他对葬礼很有经验，在葬礼前后进程中如何才合乎时宜，他知道得清清楚楚。

午餐后，兰斯科姆提示他们到书房去喝咖啡。这是他感觉上的深沉之处。现在应该谈正事了——换句话说，现在要讨论遗嘱问题了。书房里有一排排的书架和厚重的红色天鹅绒窗帘，氛围很适合谈此类事情。他在那里给他们上好咖啡，然后退下来，关上房门。

闲谈了几句后，每个人都开始试探性地把目光转向恩特威斯尔先生。他瞥了一眼手表，立即作出反应。

“我得赶三点半的火车。”他开始说道。

别的人似乎也得赶那班火车。

“你们知道，”恩特威斯尔先生说，“我是理查德·艾伯内西指定的遗嘱执行人——”

他的说话被打断了。

“我可是不知道，”科拉·兰斯奎内特欢快地说道，“你是吗？他给我留下什么东西了吗？”

恩特威斯尔先生已经不是第一次感觉到科拉·兰斯奎内特说话总是鲁莽轻率，不合时宜。

他目带威慑力地看了她一眼，继续说道：

“直到一年前，理查德·艾伯内西的遗嘱还很简单。只要有遗产，他就将所有遗产全部留给儿子莫蒂默。”

“可怜的莫蒂默，”科拉说，“我觉得那种小儿麻痹症真是可怕。”

“莫蒂默死得既突然又悲惨，这对理查德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过了几个月他才从打击中恢复过来。我向他指出，最好再立一份新的遗嘱，重新分配财产。”

莫德·艾伯内西用她低沉的嗓音问道：

“要是他没有再立一份新的遗嘱，那又会怎么样？是不是——是不是财产都归蒂莫西了——我的意思是说，他是理查德最近的亲属？”

恩特威斯尔先生开口想对“最近的亲属”这个问题说明一下，但考虑一番之后，他干脆利落地说：